

# 桂花蒸秋风

□王斯维

很多年以前,老爸从广西出差带回来一瓶糖桂花,就是糖浆或蜂蜜加桂花炼制粘粘稠稠,又香又甜类似果酱的一种美味。

有了这瓶糖桂花,我的胃口就不好了,吃饭要拌一勺才咽得下,吃大饼子就是东北特有那种玉米面蒸的馍,要蘸一勺才吃得顺。很快那瓶糖桂花被我吃光了,我的胃口也恢复了。人的执念很多是缘于儿时的记忆,我那时候就记住一种又香又甜叫糖桂花的美味。

还是很多年前,我来到南京上学。很诧异南方居然在冬天也是树木常青,菜畦茵茵。也是那个时候在没有课的周日,在王府大街一个不起眼的糕点店里吃到甜糯绵密的桂花酒酿小元宵。当时我还在想这小元宵怎么没有馅呢,后来才知道南方的小元宵就是糯米小圆子,有馅的叫汤圆。南方跟桂花有关食品真是太多了,桂花糕、桂花糖藕、桂花酒酿,南方人真是把桂花应用到了极致,从吃到喝林林总总几十样吧。

其实桂树分布挺广的,不过说起来还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地区,在我老家东北是没有桂树的,所以桂花在我们那边绝对是稀罕物了。来到南京之后才知道,原来桂花还有木樨、岩桂、九里香、金粟等雅称,又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之分。清朝苏州文士顾禄在《清嘉录》中有记载:俗呼蠓(yǎn)桂为木樨,有早晚二种,在秋分节开者曰“早桂”,寒露节开者曰“晚桂”。将花之时,必有数日暑热如溽暑,谓之“木樨蒸”,言蒸郁而始花也。说的是大概在苏州的民间俗称桂花为木樨,有早晚两种,秋分时节开花的为“早桂”,寒露节开花的为“晚桂”。到了中秋前后白天温度较高,早晚凉爽,空气湿度比较大,而中午前后感觉有一点点闷热的时节,这样的天气在南方的俗称叫“桂花蒸”。这也是桂花最喜欢的天气,于是南方的城市里到处都飘逸着桂花的香甜,仿佛整个城市都笼罩在桂花香的世界里。在北方是没有这种满城尽香的时候,只有在花窠里才会有这种弥漫持久的芳香。南方的秋天就是一个天然的大花窠呀,难怪那歌里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因为桂花有“蟾宫折桂”金榜题名的寓意,故古人对桂花有着特殊的情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在《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中写出“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之句。也是因为对桂花的痴情,一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穿亭枕上看潮头。”便借桂花道出了这位曾经的“杭州市长”对江南的眷恋和怅然的离愁。

杭州翁家山满觉院的桂花是非常有名的,据说当地的桂花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目前种有七千多株桂花树。“满陇桂雨”也是入选了新西湖十景之一,作家郁达夫的《迟桂花》写的就是翁家山。他对桂花亦是情有独钟,在《迟桂花》中写道,桂花开得越迟,才更加地历久弥香。人生不只有青春那一段才值得热烈,相反,因为开得迟,持续的日子才久。

那年中秋节,本地的同学都回家团圆了,有恋人的也去过二人世界了,只有我和隔壁宿舍的同学潘君是光棍,于是我们就买了一瓶五年陈状元红和一堆吃的东西过起中秋节来。或许是巧合也或许是有意,那天我们买的美食都多多少少跟桂花有些关联,桂花鸭,桂花糕,桂花糖芋苗,桂花糯米藕,桂花糖炒栗子,就连状元红也在校园的桂花树上撷一把桂花塞入瓶中摇了几摇,喝起来还真有淡淡的花香。那天我和潘君把一瓶自酿桂花老酒都喝光了,我们都点喝高了,具体说些什么早已忘了,只是隐约还记得说毕业后每年要聚一次。但那时候没有手机,也不可能有什么联系方式,毕业后就天各一方,各自成家有了自己的小日子。也不知道那个瘦高个子、满嘴之乎者也的潘君现在在哪儿呢,日子过得幸福吗?

江南的秋风被桂花蒸得满满香甜醇厚,浓郁致远,让紧张忙碌而平淡的生活热烈起来……

# 秋凉好读书

□百夫长

时至深秋,天气渐凉,回省家中休假。休假,可酣睡,可游玩,可走亲,可访友,未若读书最有意思。书房不大,一床,一柜,一桌,一椅,桌上灯,一电脑。得暇,即捧书就读,间或涂抹两笔。期间,得札记数篇,聊记心得,旧事,心事,甚感,旧景可考。

那日,读胡竹峰随笔集《雪下了一夜》,忽忆起旧时的两场大雪。第一场雪,下在前年腊月底。那日清晨,与大哥一起去镇上采办年货。所购青椒、香菜、粉丝、黄花、菜薹、大蒜等物,皆是团年所需。又购得烟花、爆竹一批,是年三十晚上“出信”和“送灯”要用的。正欲返程,空中飘飘洒洒下起雪来。始极小,后渐大。像撒扯棉絮般,又像是赶急了谁家的大白鹅,自空中抖落铺天盖地的棉花和羽毛……那雪足足下了一个上午,真是近十年未遇之盛景。

另一回,是二十多年前的旧日景。大三那年元旦,黄昏时分,从图书馆出来,彤云密布,天欲下雪。行于半途,雪突然下了起来,片刻工夫,天地间已是白茫茫一片,我也很快变成了一个雪人。举目四望,万籁俱寂,不见一人。蓦然想到《红楼梦》的结尾:宝玉跪别父亲贾政,随一僧一道飘然而去,天地间也是这般干净。一种难言的伤怀之美,瞬间萦绕心头。

每年秋天,都会把迟子建的书翻出,一本一本读一遍。那日正在读其散文集《也是冬天,也是春天》,读到一半,突然风声四起,推开窗户,满耳风吹树叶的声音,风吹窗棂响的声音,却也极为契合当时心境。迟子建的散文,字里行间,饱含温情,最是适合秋冬时节来读。读着读着,外面就起风了;读着读着,外面就下雪了。

假期最后两天,重点阅读叶耳首部散文集《深圳的我们》。书中,叶耳在多处谈到他的文学理想。在《三十一区的文学与梦想》一文中,他写道:“当有一天的作品被全世界接受的时候,我要包一列火车,邀请全国热爱梦想但没有机会实现自己梦想的年轻人坐上我的梦想列车。”这段话尤为动人。当初,正是因为这段话,才下定决心买下此书,继而有机会认识作家。

叶耳原名曾野,湖南洞口人,现居深圳。一九九四年正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叶耳,因为一篇文章被某主编慧眼识才,受聘到北方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从此,叶耳离开老家客里山,开始了他颇为坎坷的文学之旅。从杂志社辞职后,他选择南下深圳,先后当过玩具厂工人,办公室文员、写字楼保安……当前,他的身份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同时还兼任着某品牌白酒的推銷员。

多年来,不论生活如何艰辛,叶耳从未放弃他的文学梦想,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如今,他的作品多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国内大刊,并获得过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等诸多奖项。2022年,叶耳又如愿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叶耳的梦想列车已经出发,我打心底为他高兴。

“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八天的假期,转瞬即逝。还好,有书相伴,终未虚度。秋风乍起,时光微凉,世间快事,唯有读书。

# 征稿

叙述真感情,传递正能量,赋能新生活,《情感牧歌》版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原创作品。作者需确保稿件的原创性,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文责自负。本刊有权对来稿进行必要的删改,如不同意删改,请在投稿时说明。投稿邮箱:zmb-2333。您的稿件一经录用,还将在乌兰察布融媒的网端“乌兰察布云”的“融合号·青穗文学”栏以音频和文字形式刊发。

# 捧在手心里的乡愁

□陈明亮

乡愁是一条穿越时空的线,这端系着故乡,那端系着游子的心。当游子走得远了,走得倦了,都会想起故乡,因为他们的心上啊,早就被乡愁勒出了深深的痕。——题记

我的故乡在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每年的盛夏,这里都有一段天气特别燥热。记得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天气像下了火一样,出奇的热。一辆长途客车经过我们的村子。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已经有一些头脑灵光的人开始做一些小生意。这辆车上就有一个乘客,背了一个箱子,箱子上面盖着破棉衣。他一下车,村里的许多孩子都围了上去,争相去买冰棍儿。五分钱一支的冰棍儿,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眼中是无与伦比的美味。

但妈妈似乎并没有打算给我们买的意思。直到那人抱着箱子上了车,车子开始颤抖地轰鸣着启动时,妹妹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妹妹的哭声触动了妈妈,妈妈沿着崎岖的土路追着车跑了几里路,车才终于停下来——这是我们兄妹三人第一次吃冰棍儿。

等我们高高兴兴回到家,冰棍儿已是像妈妈一样大汗淋漓,插在中间的竹签也是摇摇欲坠。妈妈给我们每人一个饭碗,好让冰棍儿不至于掉在地上。

我仔细地剥着冰棍儿的包装纸,希望把它完整地剥下来,舔干净,再夹到书里面压平,像平时夹在书里的那些糖纸一样。可是,冰棍儿已开始融化,我终究还是没能撕下完整的包装纸。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我把剥下来的冰棍儿擎在手里,瞬间一阵清凉透透手心,传遍周身。那冰棍儿晶莹剔透,顺滑欲滴,上面还沾着几点包装纸上的红色油墨。一种从没闻过的香气扑鼻而来,让人愉悦,令人舒爽。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试图搞清楚这支冰棍儿的成分,应该就是井水,香精,糖精,淀粉,或许还有点奶粉。但我一直确信,这里面肯定还有一种特殊的原料,才能让它散发出这令人无法忘怀的香味。

我抬头正好看到窗子,阳光从不大的窗子射进来,屋里飘荡的尘埃折射着阳光,几只苍蝇在尘埃中来回飞舞。那一瞬间,我竟有一种目眩的感觉。

灶台边,妈妈在手对手地擀一个玉米面饼子贴在锅边,看似很随意,可那一个个饼子却整齐地粘在锅边,绝不会滑到锅底的菜里。锅里,牛粪在慢慢燃烧,淡蓝色的火焰不紧不慢地舔着锅底。

爸爸坐在凳子上,身边是他硕大的搪瓷缸子,里里外外都有磕掉釉子的地方。缸子外面的图案是几个神情激动的男男女女,举着拳头,非常坚毅的样子。缸子里面布满了茶锈,越往下颜色越深,像一幅水墨山水画。爸爸总是用刚烧开的滚烫的水去泡里面的砖茶,开水倒进去,那些粗大的茶梗和茶叶就在缸子里上下

翻腾。不等泡好,爸爸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品尝。小时候的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这又苦又涩而又烫嘴的茶。

家们开着,两只鸡悠闲地在屋里屋外踱步。大门口,老牛卧在墙根,不停地咀嚼着,仿佛嘴里有永远嚼不完的青草。而那只小黄狗,吐着长长的舌头,快速地喘着气,瘦瘦的肚皮像是要贴在一起似的。

冰棍儿拿在手里,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自顾自地吃着,没有一个人去让一下父母。那时,在我们的头脑里,冰棍儿就是给小孩吃的,就像酒是给大人喝的一样。准确地说,我们的第一根冰棍儿是被我们舔完的。最小的妹妹才三岁,她不得不抬起脚尖才能勉强把下巴保持在那炕沿之上,手里捧着那比她的脸还大的碗,认真地舔着碗里融化的冰棍儿。那没洗的脸蛋儿上有已干的泪痕,也有刚刚粘上的冰棍儿。

后来,那辆车还是经常路过我们村子,那个卖冰棍儿的也又出现过几次,只是,我们再也没有买过他的冰棍儿。

许多年以后,每当感到困顿、无助、彷徨、绝望的时候,我总是会闭上眼睛,让脑海中浮现出地图,任由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那个原本在地图上连一个点都算不上的小村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便来到那座熟悉的院落前,望着那一间半灰白色的低矮的土坯房。墙皮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切成一段一段的芨芨草梗。屋顶上是一片又一片的泥皮,每次雨后屋顶都会因为漏雨而修补,因此屋顶上有深深浅浅十几种颜色,就像爸爸那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

那被烟熏得乌黑的烟囱里,正冒出淡淡的炊烟,炊烟直直地飘向空中,很快就看不见了。大门口,那头老牛眼神空洞地咀嚼着岁月的沧桑,小黄狗伸着长长的舌头吞吐着世间的冷暖。

透过一扇不大的窗子,我看到屋里一个中年男人在一边抽着烟袋,一边津津有味地喝着浓浓的浓茶;一个中年女人在灶台前忙碌地烧火做饭,哼着随机串烧的歌曲;炕沿边,三个孩子捧着大碗,充满仪式般地舔食着冰棍儿。

不一会儿,那飘散在空气中的青草香,饭菜香,茶香,还有那冰棍儿的甜香,就混在一起,在我身边弥漫开来,刺激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撩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让我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我羡慕地望着他们。三个孩子此刻不会知道,捧在手里那即将融化的冰棍儿,会成为他们这一生融化的乡愁。但我不忍去打扰这一家清贫的快乐,不忍去告诉那三个天真的孩子,这样简单而又纯粹的快乐,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只能贪婪地呼吸着那没有污染的空气,一口又一口,就着腮边流下的泪,因为那里有故乡的味道,童年的味道……

# 母亲是个“总指挥”

□谢文龙

昨天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本以为像往常一样说说家长里短,说上几分钟就挂电话,没承想竟然聊了20多分钟,母亲在电话里一直跟我说着为侄儿明年办婚礼做准备的事。

她说确定明年五一给侄儿办婚礼后,她就开始忙了起来。“先要找厨师,五一办酒席的人家多,不提前定好,婚宴就要打折,就像唱戏没请到名角一样。我开了你大伯的女婿,就是你堂姐夫,你不是认得吗,他开过饭店,又在工厂当过厨师长,手艺直接没话说。”母亲开心地向我说着,还问我我觉得这个决定怎么样,我笑着回应她说:“你这个决定就像我们单位领导作出的决策一样,非常英明!”

听我夸赞她,母亲更是情绪高涨,又说找完厨师就订大蓬,还要找场地。“孙子婚礼是喜事,在家门口场院摆不了那么多桌,我打算在西面集贸市场边上搭大蓬,占不了他们多少位置。这么喜庆的事,也能是集贸市场聚人气,不相信他们不同意,我明天就准备找他们谈。”母亲胸有成竹地向我说着。别说,母亲这个想法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走不了几步,场面不再局促,倒是有点“头脑”呢。

我一边听着,一边附和着,一边还表扬着她。母亲见我这么认可她的决定,感慨着说道:“你说,我考虑得周全不周全?像不像个‘总指挥’?这段时间都为这个事焦灼了,几天没睡好觉了!”我连忙让她不要太操劳,到时候哥哥和我会提前回家筹办的。我劝慰她说:“老妈,你确实是我们的‘总指挥’,这么多年,你每件事都办得顺顺当当的,但是不要少烦神,‘总指挥’先把身体照顾好,才能指挥我们干工作呢!”母亲连说晓得得了,晓得得了,还为自己解释

说:“我难道不想多休息吗,‘总指挥’你以为就这么好当啊,多少事要烦神啊!”

确实是这样,那年我们家盖新房子,母亲也是操碎了心。那些天,母亲早早地就起来安排任务,谁干什么,谁操作什么机械,谁在哪个位置,她都安排得清清楚楚。就连她回到河对岸的老房子里做饭,也时不时地跑出来喊上一两嗓子,及时调派人手,安排活儿。邻居就笑她,说你天天这样喊,人都被你吵死了,树上的麻雀都被你喊飞跑了!两个月后,新房子落成,母亲嗓子哑了,人也瘦了一圈。

别以为母亲只是在家中的事情上发挥“总指挥”作用,在村里的事情上,她也有指挥才能呢。前不久回老家,母亲就跟我讲起了她帮助父亲处理村里的一些事。

父亲这几年当上了村民小组长,但是,父亲性格内向,又不愿意跟人家“红脸”,有的事情有时候就“僵”在那儿了。前几天开会,讨论把村里的农田整体外包给合作社,有的村民不同意,甚至从中作梗,眼看这事就要“黄”了。母亲说当时她看到这个情况,立即站了出来,说要少数服从多数,外包是大趋势,如果不同意,就把他们的田调到一起,不能夹在外包农田中间。这样既不影响外包,也不影响少部分人的利益。经母亲这一番指点安排,这事办成了。父亲感慨地说道:“你们妈妈里里外外确实是一把好好手,像个‘总指挥’的样子呢!”

不管是家庭还是单位,都要有个“主心骨”,而且这个“主心骨”要带着大家在正确的方向走,才能行稳致远。这么多年,正是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才过得顺风顺水。母亲今年71岁了,希望她这个“总指挥”永远带着我们一家人继续前进!

# 与夕阳牵手

□李强

前天,昨天,今天  
一转身,一眨眼  
一群天真少儿  
走进霜鬓暮年

无须抱怨岁月匆匆  
我们已收获感动无限  
不必感慨人生如梦  
我们已将生命价值提炼

一次次梦回童年  
又见小河、老屋、亲人笑脸  
一次次翻阅青春  
励志的诗行写满壮语豪言

作为历经沧桑的我们  
作为人生舞台的一员  
我们曾在名利浪潮中  
奋斗、漂泊、流徙  
直到无论富足清贫显赫平淡  
皆成台下看客尽享清闲  
……

故事里,故事外  
起落浮沉,甜酸参半  
几度荣耀,几番伤感  
我们把人生百味尝遍  
回顾所有过往  
皆成旅途中风帆一片  
……

人生,需学会加減  
放下沉重包袱  
丢掉惆怅和抱怨  
留存温馨眷恋  
把阳光揽在身边

岁月虽沧桑了我们的容颜  
时光却留给我们七彩画卷  
我们已淡化了壮志豪情  
却精致到心无旁骛  
走过风雨,我们得到彩虹  
告别晨曦,我们与夕阳相恋

风儿仍在身旁  
星儿不曾走远  
故乡永驻心中  
童年常现眼前

时代的春风与我们牵手  
我们重新进入人生春天  
让歌舞为心灵插上翅膀  
用浪漫点燃生命的火焰

(作于2023年重阳节前)

# 四子王的秋

□范佳宁

这里的秋,是金色的草原,勾勒出秋天的画卷。是紫色的椴菜,涂抹了四子王的梦幻。

这里的秋,是南飞的鸿雁,带走对北疆的思念。是坚韧的胡杨,抵御着边疆的风与寒。

这里的秋,是勤劳的阿爸,忙碌在丰收的麦田。是放歌的牧童,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川。

这里的秋,有屹然的大红山,有微笑的长生天,有策马狂奔的少年,有蒙古姑娘绯红的脸。

这里的秋,是一幅巨大的油画,是首深情的诗篇。

# 汉字铸神奇

□黄海

在中华大地,我们与蜜蜂一起  
呼唤着盛开的花朵

炎黄勋章  
华夏诗句  
在国土上纷纷散落

就如二十四个节令  
按时抵达  
未雨绸缪

阳光滋润着大地  
月光带来  
古人的洗礼

刀耕火种  
方块字  
让我们分秒体会中华文化的的神奇  
便是登上世界屋脊的阶梯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每一寸黄土  
每一块石头  
都是我们的亲家乡园

